



大寒不“寒”

于延琴

杨道士沟的冬天，总是最先抵达耳朵。秋风是软的，沙沙掠过树梢，像母亲簾箕里筛苞谷的声响。冬风却硬如铁，在屋后光秃秃的树林里打着唿哨，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像谁攥着只永远吹不响的哨子。我们蜷在被窝里听。总觉得那风，是个顽劣的孩子，举着树枝抽打树干，闹着一场无人管束的把戏。

大寒一到，把这戏便闹得更凶了。推开门，冷气“呼”地撞个满怀，带着扎人的质地。嘴里呵出的白气，一团团蒸腾开来。我们比赛谁呵出的气更长。二哥最能，深吸一口气，能呵出老长一串。他伸手去抓，嚷着：“看我捉住冬天了！”可那白气，只在他冻红的指尖绕了绕，便没了。

屋檐下的冰溜子，是寒冬赐给我们的礼物。夜里寒气浸透石板房，渗下的水珠还没落地，就冻成了冰晶。次日清晨，檐下垂着一排长短不一的冰柱。长的足尺，短的如指，像给老屋镶了一排水晶帘。我们踩着脚，举着竹竿，小心翼翼敲下最粗最长的那根。拿在手里，凉意顺着手心钻进骨头缝，却也舍不得丢。男孩子们把它当作宝剑挥舞。冰碴子溅在地上，在阳光下碎成星星点点的亮。女孩子们总爱把它含在嘴里，寒气直冲脑门，冻得牙齿发麻，却乐此不疲。

若夜里落一场“桐油凌”，第二天的杨道士沟，就成了天然乐园。

那不是雪，是细密的冻雨。落在地上、枝头、枯草上，裹出一层晶莹冰壳，整个世界像被封进一块巨大水晶。空气都透着透亮的蓝，山路成了天然滑梯。我们寻来破木板、旧撮箕，甚至直接坐在棉裤上，从坡顶“哧溜”滑下。风在耳边呼啸，两旁的枯草与冰枝飞快向后退去。即便摔在冰面上，也不觉得疼，只滑出去老远。引得一阵阵快活狂笑，震得树枝上的冰挂簌簌掉落。

母亲们总站在院坝边喊，“莫疯啦！摔断腿看谁背你”。喊声里却没多少怒气，她们也看着笑。冬日的杨道士沟太静了，静得连我家阿黄都懒得吠叫。这喧闹，恰是打破沉寂的活泼声响。

二

屋里的世界，围着火塘展开。黄泥糊成的塘沿，被火焰舔得乌黑发亮。塘中柴火昼夜不熄，冒着一种无烟的、近乎纯青的炽热。热量向上，熏燎悬挂的腊肉。油滴偶尔落入火中，“刺啦”一声，爆开满屋醇厚焦香。热量向外，稳稳地抵住从门窗缝隙渗进来的、刀子似的寒气。

男人们围着火塘抽旱烟，铜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。像他们谈论年景时那些简短、务实、又藏着忧虑的话。他们搓草绳，修农具。手上的老茧与粗糙的绳绳摩擦，发出“沙沙”响声。女人们纳鞋底，补衣裳，针线在她们手里有了生命。她们的余光还看着吊锅：腊肉和霜打过的萝卜在里面“咕嘟”着，汤汁油亮；火塘边的热灰里，埋着正在变得焦黄的洋芋。

吃霜的萝卜褪了辛辣，吸饱腊肉的咸鲜，软烂清甜。夹一块送进嘴里，烫得直哈气，那股暖意从舌尖一路熨帖到胃里。饭后，母亲洗净锅，舀进通红的柴火灰，撒一把苞谷籽。我们立刻围拢蹲下，眼睛紧盯着。不多时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一颗苞谷籽爆开了花，接着第二颗、第三颗……此起彼伏，像一串小小的鞭炮。偶尔，白花花、胖乎乎的苞谷花蹦出来，顾不上烫，抢着捡起，吹吹灰便塞进嘴里。焦香混着谷物天然的甜，在齿间弥漫。火光将正面烤得发烫，后背却感受着门缝钻进的凉风。于是不停挪动身子，像在烤一只均匀受热的洋芋。

夜里睡觉，是一天中最惬意的。被子白天晒过，裹着太阳的味道，沉甸甸地盖在身上。母亲会灌一个盐水瓶，用旧布裹严实，塞进被窝的脚头。脚丫子碰上温热瓶子，一股暖流从脚底缓缓漫遍全身。窗外的风还在呜咽，被窝里却暖得踏实，不知不觉沉沉睡去。有时半夜醒来，听见屋顶石板上“沙沙”轻响，那是下雪了。月光从木格窗棂漏进来，清冷冷的，在地上映出一块一块白格子。落雪的声音极轻，像蚕蚕啃食桑叶。又像雪花落在掌心，还没看清形状，就化了。

三

“大寒不寒，人马不安”，爷爷总这么说。冬天不够冷，地里的虫害冻不死，来年的收成就悬了。在大人们眼中，“大寒”不只是节气。越酷烈，他们对春天的信念就越扎实，像冻土下深埋的草根。我们孩子不懂这些，只在乎寒冷带来的乐趣。水桶里的水，隔夜结成整块冰，被我们倒出来，在中间凿个孔，穿上草绳提着当镜子照。冰镜里人脸歪扭变形，逗得自己哈哈大笑。

大寒过后，便悄悄有了变化。最先感知的是，屋檐下的麻雀，叫声欢实许多。向阳的土坎边，会冒出一星半点怯生生的绿，那是醒得太早的小草。我们趴在地上，用指尖触碰那柔弱叶片，心里莫名欢喜。母亲开始拆洗被褥。院子里的麻绳上挂着被单，在风里鼓得像帆，水珠滴落把地面砸出小坑。夜里收回来的被单，带着风的清冽与太阳的香气。把脸埋进去，能闻到春天的味道。我们知道，攥着冰溜子打闹的日子快到头了。冰会融，风会软。父亲要擦亮犁铧，母亲要挑洋芋种，我们也该下地帮忙了。心里并不难过，就像吃完最后一把苞谷花，知道瓦罐里还藏着来年的种子，只需等下一个轮回。

四

许多年后，离开了那片土地，才渐渐明白，杨道士沟的冬天馈赠给我们的，远不止玩耍。它让人在物质最匮乏、气候最严酷的季节，学会了如何捡拾最微小快乐：一根冰溜子，一把苞谷花，甚至只是冬日里呼出的一团白气。它更让人懂得，严寒底色里，藏着奔跑的欢笑；无边寂静中，始终有温暖的陪伴。凛冽背后，春天，永远站在希望的那一边。如今，城里的冬天也有寒冷。只不过，再也寻不到那样透亮的冰溜子，那样脆生生的霜地，那样一大家子围着火塘说笑的夜晚。有时坐在空调房里，忽然就想起杨道士沟的冬天。想起曾经，那样认真地在结冰的土地上奔跑。只为，听脚下冰碴，“咔嚓咔嚓”响。就觉得，那时候的冬天，真短，又真长。短得，只有一个季节；长得，够回味一生。

岁有大寒知

余德权

天骤然冷了。办公室玻璃窗上结着冰花，像是谁用极细的笔尖，蘸着寒气，一夜之间勾勒出的秘卷。我呵一口气，那冰花便模糊了，洒开一小片水痕。这光景，让我忽然想起老濂的那句话来：“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。”年少时在课本上读到，只觉得是古人的一种形容，一种修辞；如今隔着几百年的风霜望过去，那十个字，竟像十枚冰钉，铮铮地楔进骨头缝里，生出实实在在的寒意。

那该是怎样的“大寒”呢？不是“千山鸟飞绝”的疏旷，也非“湖心亭看雪”的痴意，而是落在实处、啃咬皮肉的冷。是墨在砚台中凝成青黑的冰坨，笔头悬着小冰凌。手指呢，大约先是红，继而紫，最后是僵的、不属于自己的青白色，每一处关节都锈住了，动一下，便有生铁摩擦般的涩疼。少年未濂，便是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，用这样一双手，一笔一画地抄录那些借来的、限时要还的典籍。烛火或许也是昏黄的，摇摇晃晃，将冻住的身影巨大地投在四壁皆空的墙上。寒冷成了一种有重量的东西，压着肩，也压着纸；他却偏要顶着这重量，让笔锋破冰的阻力，在纸上犁出暖热的、思想的垄沟。那求学的路，是先用身体的苦寒，一寸寸焐热出来的。这这般艰辛，后人读来，只一句“勤奋”便轻轻带过了。可那“大寒”之中，藏着一个少年全部滚烫的、不屈不屈的志气，那是他最初的信仰。这信仰，不在云端，就在冻僵的指尖，在呵开冰花才能看清的一个个字的笔画里。

柳宗元的寒，却又是一番境界了。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天地莽莽、万物寂寂，千山万径、人鸟俱绝。这是一种剔除了所有杂质的、绝对的、哲学意义上的寒冷。那舟是孤的，人是独的，雪是覆盖一切的。世间所有的路都消失了，所有的音讯都断绝了，只剩下这一片白、这一片静和这一片浩瀚无边的冷。中年以后，才渐渐咂摸出这“独钓”的滋味。它不再是少年时负气般的对抗，而是一种主动的、沉静抉择。仿佛走到人生的某一处山腰，猛一回头，来路攸攸，去向茫茫，同行者早已星散。许多热闹，褪了颜色；许多言语，失了分量，只剩下自己，与自己相对。

这时的孤独，不再是匮乏，而是一种饱满的、清冽的状态。像这江雪中的蓑笠翁，他果真在意那寒江之下的鱼么？他钓的，或许就是这一江的寒、一世的雪，是这茫茫天地间，自己那颗依然怦然跳动的、不曾麻木的心。那蓑衣上堆积的，不是雪，是光阴；那钓竿垂下的，不是线，是凝神的、与天地往还的一脉心香。这般的孤独，冷到了极致，却也纯粹到了极致，透明到了极致。它是一种信仰的淬火，将中年的芜杂与彷徨，淬炼成一片清明的目光。

夜读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，又觉寒别有另一种风貌。那是崇祯五年十二月，西湖，“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”他拥着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。那雪，是“雾淞沆砀”，是“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好一个“而已”！将天地浩渺与人身微末，轻轻一笔，便勾连得如此妥帖，又如此苍茫。他的寒，是带着记忆余温的，是旧时月色般的知己，是能饮三大白而别酌的。可这所有的“热”，都只为反衬那背景里无边的、吞噬一切的“寒”。往事如烟，他所有的坚守，不过是这一片白茫茫的雪国里，打捞一点前尘的踪影。

他的信仰，不在未来，就在这往昔的风雅与痴情里，在这与记忆同色的冰雪世界中。那份坚守，因而带着凄美的、挽歌式的凉意，却也因这彻底的凉，而显得无比滚烫与执着。

窗上的冰花，不知何时又悄悄凝结起来，比先前更繁复，更精致了。屋内的空调嘶嘶地响着，是一种安稳的、现代的底调。我忽然想到，宋濂的寒，是求索之始的砥砺，是肉身与困厄的直接碰撞；柳宗元的寒，是行至中途的孤往，是精神与宇宙的深邃对话；张岱的寒，则是回望时的定格，是情怀与时间的悲怆缠绵。他们所处的“大寒”，时节或有不同，境遇更是迥异，可那寒冷深处，都蕴含着簇一簇不灭的火。那火的名字，或可叫“志”，或可叫“痴”。

原来，人生所有的信仰，最初或许都诞生于某种“大寒”的境地里。是那彻骨的冷，让你清晰地感知到自身的存在，让你明白，总有些什么是你需要用全部热忱去抵御、去焐热、去守护的。岁有大寒，而后知松柏之后凋；人历风雪，而后见心底之不灭。

夜更深，寒更重。我仿佛看见，那抄书的少年，那独钓的蓑翁，那舟中的痴客，从不同的时空，一同走进这茫茫的、无边的寒夜里。他们的身影，渐行渐远，渐淡渐无，终于与雪色融为一体。只留下那一点星火，穿过层层冰雪与岁月，微微的，却又是确凿的，照亮那些仍在跋涉的后人。

大寒

谢承海

大寒，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。

望尘生义，冷气扑面而来。古人讲，物极必反，寒极意味着寒尽，所谓，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三九四九，冻破石头，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，那梅花迎风而勇毅绽放，柳芽儿也在悄然蓄力萌发，只待时日，迎春而动，原来，春打九九头。

曾读古文，“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能屈伸，弗之怠”，记忆犹新。古人用功，讲究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，一曝十寒，犹未可也。每每路过江边，看着严冬之下，江里冬泳的人们，不由得心生敬意。还记得十多年前，天上飘着雪粒子，河面的水面上凝一层水雾，水雾下面，浮着一层冰絮，一头扎进去，水温略暖于空气，继而冰水吞噬体温，随后彻骨之感袭来，就得上岸了，毛巾冷硬，风如刀割。后来，因为工作环境变化的原因，冬泳就中断了。

我一向敬佩毅力极强的人，真的是，“苟有恒，何必三更眠五更起；最无益，莫过一日曝十日寒”；曾国藩曾说，“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”“人而无恒，终身一无所成”，话虽不同，理却相通。我曾取书斋名“恒敬堂”，虽以“堂”名，却是名不符实，只一陋室而已，藏书不多，古文、法帖为主。恒者，久久为功；敬者，敬畏之心。自然律、道德律、法律、纪律，都是他律，必须要有底线思维，敬畏之心，依法行政，依礼行事，依时养生，也靠自律，最终修得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的境界，所谓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
一向不喜欢冬天，不穿着臃肿，冻手冻脚，而且树木凋零，满目萧瑟，远不如春之草木生发百花争放、夏之绿意葱茏瓜果琳琅、秋之斑斓硕果飘香那般讨喜，但时交大寒，就开始除旧迎新了，过年，绝对是孩提时代最喜盼的了，父母忙碌一年，哪怕是三尺红头绳，一双新袜子，新年之始，换新求吉，那是头等大事。母亲擅做手工布鞋，纳千层底、勾线锁边、单鞋棉鞋、鞋垫绣花，工艺精巧，远近闻名，每年都是提早准备好了，穿出去，自信和骄傲，从足底升腾。

大寒时节，北方的大地，处于休眠期，正是新修农田水利、冬耕备耕、粪草积肥和牲畜催肥的大好时节，冬耕深一寸，等于多上粪。勤劳的人们利用这段时间，做好来年生产的规划和准备，所谓吃穿不愁、穿不穷，不会算计一穷，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其实，来年的收成如何，其实决定性的工作从大寒就开始了。小时读寒号鸟的故事，“哆哆嗦嗦，哆哆嗦嗦，寒风冻死我，明天就做窝。”得且过且过，在农村，往往是走向贫困的开始，勤劳门第春常在，人勤地生宝，人懒地生草，勤俭二字，自古以来就是修业之道，持家之道。

大寒来临，温暖越冬，不仅是动植物的生存挑战，也是广大群众的生活课题。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，落叶冬眠是避寒策略、傲雪迎霜也是一种风姿。大寒岂可无杯酒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在乡下，炒几碟小菜，温一壶老酒，自然惬意无穷。陆游有诗云：大寒雪未消，闭户不能出，可怜切云冠，局此容膝室。狭仄之室，四壁透风，在旧社会也算是人间常态。

在乡镇工作的那些年，每年冬天，总要到分散居住的五保、低保户走走看看，对安全用电用火、防范煤气中毒是放心不下，每年都要安排一批新的棉被和棉衣送到他们手中。冷暖疾苦，本是柴米油盐的小事，就是因为小，往往容易被视而不见，容易出现“饱不知饥”，甚至“何不食肉糜”这样脱离实际的笑话来。

古人云：吾朝受命而夕饮冰。一寒一热之间，尽是忧国忧民的责任与情怀。又有关之：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言而对责任谨小慎微之意。世间事，往往忽视于熟视，失节于小节，面对小恶小善，为与不为，就分出了高下，时间久了，冰冻三尺，积水成渊，胜败大节就显现了，再悟已晚了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用克己复礼来对待陌生人，又把最坏脾气给了亲人，殊不知良言一句三冬暖、恶语伤人六月寒，时间久了，居鲍肆而不知臭，手捧芝兰，自怀其香，必须得有边界，才能知炎凉。

天至大寒，连续明朗的冬阳，给这个冬天晕染出一层暖意。一年即将终了的时节，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复盘，梳理一下思绪，整理一下行囊，从一个节气出发，向美好的憧憬前进。回首过去，有多少凿冰取火的徒劳无获，有多少卧冰求鲤的孝感天地，有多少滴水成冰的压力考验，有多少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矛盾与现实，有多少坚冰深处春水生的希望与坚持，还有多少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义与担当。这又一年，从二十四节气里走过，春夏秋冬。

岁次大寒，梅花又开。依南窗，向暖阳，饮香茗，读古书，人间值得！

大寒随想

郝壮壮

光阴伴随着日历逐页翻过，又走进了大寒时节。

入冬已经好久了，久到回忆之前季节的种种景象，就仿佛回忆一个久远的往事。站在冬天最后一个节气前，回首往事如烟，袅袅升腾于脑海间，或热烈，或冷清，或沉静，或喧嚣，都被时光的白驹驮运到大寒的肃穆之中。大寒仿佛沉默的老人，脸上镌刻着光阴的厚重，盛满人生风霜的皱纹如山沟涧壑，在冬雪的铺叙下苍髯白鬓，赫然立于山水间。

在大寒前的某一天，回忆过去的林林总总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譬如回忆冷清的春天。春来自阳光渐暖，河水之冰逐日消融，臃肿的棉衣也一件件脱去，寒假结束了，又一次踏入校园。无话不谈的朋友，亦师亦友的老师，胳膊肘相互打架的同桌，以时常拿着笔戳你后背或被你戳后背的前后桌，都在草长莺飞的时节回到了你的生活里。当然，也有那个你心心念念的人。她或许调皮捣蛋，或许平时不言，只在青春的微风吹过时发出如铃的笑声。就在那一声声欢笑中，你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，那个世界随着她弯弯的眉眼洒下星辰。

然而你毕竟还太年轻，大多数人都都忘记江湖，甚至青春还没结束，彼此就成了路人。春天的冷清于是在此出现，让你孤独，让你哭泣流泪，也让你沉静和成长。

成长后的你来到了人生的夏天，遇到了许多春天没有见过的事情。比如上学时从不交流的两个人竟然喜结连理，让你惊呼他们两个怎么在一起了！比如如何能够与自己讨厌的人和睦相处，如何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让喜怒不形于色，逢遇大事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。

夏天是喧嚣的，今天这个哥们结婚，明天那个老友诞子，望着成为人父、人母的同学，在喧嚣的夏天，在喧嚣的人群，开始憧憬和谋划自己的人生。

我常常想我的秋天会是什么样子：我会在哪个城市组建家庭，与我相伴一生的她又会是谁，她是什么模样，什么脾气，我是否早已认识她，我的爸爸妈妈老了会是什么样子，他们的脾气是否会有所改变。

我想象不出，因为我目前还在人生的夏天，虽然身处节气的冬天。前不久，一位相识颇久的老师，给我发来他刚刚出生孙子的视频。视频中的他，面对那个小家伙的一瞥一笑，都感受到幸福，他的笑声溢出了屏幕，让远隔万里的我也沐浴温暖之中。

他让我想起我的爷爷，我爷爷在时光临近大寒的每一天，都会坐在院子门口，在阳光中等待他的孙儿归来，尽管他知道每个孙儿的归期，尽管他知道不是每一天都是哪个孙儿的归期。那个阳光中与我血脉相连的老头，苍髯白鬓，悄然静坐在家乡的阳光下，仿佛雪后银白的山峦。等我到了自己人生的冬天，是否能像他一样安然地坐在大寒节气的阳光中，等待我所爱的人归来？

我并不知道，但我期待着。我想，皓然的冬日时光，会给予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入以期待，如冷清的春，如热烈的夏，亦如此时的冬，将至的大寒。

大寒：冬将尽 看春生

编者按：

刃口一样锋利的，是大寒的寒意。

它从最深的地脉里升起，爬上草梢，凝结成一颗颗短暂而凄清的宝石，如同晶莹易碎的时光。它像一面光洁而冰冷的镜子，逼着人间的尘埃，在它的凛冽中沉淀；逼着鼎沸喧嚣的世相，在它的清寂中显形。

这是二十四节气之终，也是寒冷的终点，万物收藏，世界好像真的停下了，可你若俯下身，将耳朵贴近这冰冷的地面，便能听见另一种响动：那是根在冻土下沉默等待，是种子在硬壳里梦呓，是所有生命在止息表象下，那从不停止地脉动。

大寒，这哪里只是自然的节令？这分明是岁月在轮回的关节处，最后一次用力收紧筋骨。它在用绝对的冷静，为我们保存希望的原色；它在用广袤的安宁，为春天预备舞台。

让我们在这大寒的中央，静静地坐一会儿，像一块石头，感受地心的温度；像一棵树，默记年轮的生长。直到我们确信，已从那至寒之中，汲取了足够的耐心与勇气，足以支撑我们穿过此刻，去叩响那扇万物复苏的、春天的门。